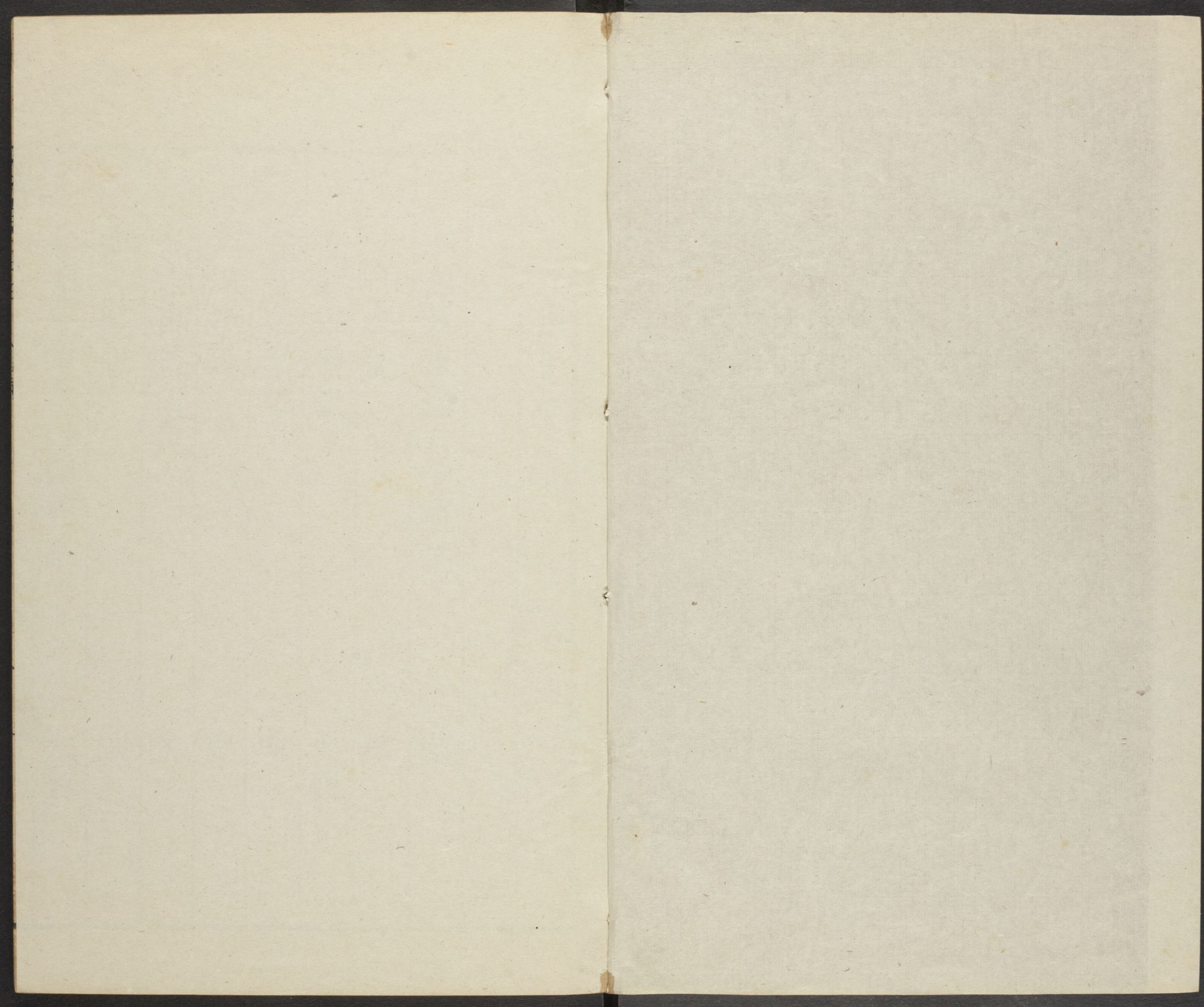


T 5238.07/0623

九



文編卷之五十五目錄

記

襄州穀城縣夫子廟記

歐

吉州學記

歐

南安軍學記

大蘇

宜黃縣學記

曾

筠州學記

曾

仁宗御飛白記

歐

御書閣記

歐

仁宗皇帝飛白御書記

大蘇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  
圖書館珍藏印

圖書印

上清儲作宮碑

大蘇

徐泗亳三州節度掌書記廳石記

韓

藍田縣丞廳壁記

韓

洪州新建縣廳壁記

曾

鳳鳴驛記

大蘇

永州鐵爐步志

柳

全義縣復北門記

柳

桂州新城記

王

錢塘六井記

大蘇

石鐘山記

大蘇

零陵郡復乳穴記

柳

莊子祠堂記

大蘇

李太白碑陰記

大蘇

齊州閔子廟記

小蘇

徐孺子祠堂記

曾

閔州張侯廟記

曾

撫州顏魯公祠堂記

曾

王彥章畫像記

歐

張益州畫像記

老蘇

道州毀鼻亭神記

柳

樊侯廟災記

歐

文編卷之五十五

記

荆川 武進唐順之應德甫 選批

門人 丹陽姜 寶廷善 編次

知福州府塾江湖 帛子行 校刊

變格

襄州穀城縣夫子廟記

辨論格

歐

釋奠釋菜祭之略者也古者士之見師以菜為摯故

始入學者必釋菜以禮其先師其學官四時之祭乃

皆釋奠釋奠有樂無尸而釋菜無樂則其又略也故

其禮亡焉而今釋奠幸存然亦無樂又不徧舉於四

時獨春秋行事而已記曰釋奠必有合有國故則否



所瞻仰見者怠焉因以爲古禮不足復用可勝歎哉  
大宋之興於今八十年天下無事方修禮樂崇儒術  
以文太平之功以謂王爵未足以尊夫子又加至聖  
之號以褒崇之講正其禮下於州縣而吏或不能諭  
上意凡有司簿書之所不責者謂之不急非師古好  
學者莫肯盡心焉穀城令狄君栗爲其邑未逾時修  
文宣王廟易於縣之左大其正位爲學舍於其旁藏  
九經書率其邑之子弟興於學然後考制度爲俎豆  
籩筐罇爵簠簋凡若干以與其邑人行事穀城縣政  
久廢狄君居之朞月稱治又能載國典修禮興學  
其有司所不責者認認然惟恐不及可謂有志之士  
矣 究辨事實

此文前後辨釋莫釋菜爲祭之略及所以立廟之  
故後段言古禮之不行爲可惜而狄君之能復古  
禮爲可稱也

吉州學記

叙事格

歐

慶曆三年秋天子開天章閣召政事之臣八人問治  
天下其要有幾施於今者宜何先使坐而書以對八  
人者皆震恐失位俯伏頓首言此非愚臣所能及惟  
陛下所欲爲則天下幸甚於是詔書屢下勸農桑責

吏課舉賢才其明年三月遂詔天下皆立學置學官之員然後海隅徼塞四方萬里之外莫不皆有學嗚呼盛矣學校王政之本也古者致治之盛衰視其學之興廢記曰國有學遂有序黨有庠家有塾此三代極盛之時大備之制也宋興蓋八十有四年而天下之學始克大立豈非盛美之事須其久而後至於大備歟是以詔下之日臣民喜幸而奔走就事者以後爲羞其年十月吉州之學成州舊有夫子廟在城之西北今知州事李侯寬之至也謀與州人遷而大之以爲學舍事方上請而詔已下學遂以成李侯治吉

敏而有方其作學也吉之士率其私錢一百五十萬以助用人之力積一萬二千工而人不以爲勞其良材堅甃之用凡二十二萬三千五百而人不以爲多學有堂筵齋講有藏書之閣有賓客之位有游息之亭嚴嚴翼翼壯偉閎耀而人不以爲侈旣成而來學者常三百餘人予世家于吉而濫官于朝進不能贊揚天子之盛美退不得與諸生揖讓乎其中然予聞教學之法本於人性磨揉遷革使趨於善其勉於人者勤其入於人者漸善教者以不倦之意須遲久之功至於禮讓興行而風俗純美然後爲學之成今州



縣之吏不得久其職而躬親於教化也故李侯之績及於學之立而不及待其成惟後之人毋廢慢天子之詔而殆以中止幸予他日因得歸榮故鄉而謁於學門將見吉之士皆道德明秀而可爲公卿問於其俗而婚喪飲食皆中禮節入於其里而長幼相孝慈於其家行於其郊而少者扶其羸老壯者代其負荷於道路然後樂學之道成而得時從先生耆老席于衆賓之後聽鄉樂之歌飲獻酬之酒以詩頌天子太平之功而周覽學舍思詠李侯之遺愛不亦美哉故於其始成也刻辭于石而立諸其廡以俟

南安軍學記

散格

大蘇

古之爲國者四井田也肉刑也封建也學校也今亡矣獨學校僅存耳古之爲學者四其大則取士論政其小則弦誦也今亡矣直誦而已舜之言曰庶頑讒說若不在時候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識哉欲並生哉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格之言改也論語曰有恥且格承之言薦也春秋傳曰奉承齊犧庶頑讒說不率是教者舜皆有以待之夫化惡莫若進善故擇其可進者以射侯之禮舉之其不率教甚者則撻之小則書以記之非疾之也欲與

文獻卷之五十五  
文  
之並生而同憂樂也此士之有罪而尚未可棄者故  
使樂工採其謳謠諷議之言而颺之以觀其心其改  
過者則薦之且用之不俊者則威之屏之焚之寄之  
之類是也此舜之學政也射之中否何與於善惡而  
侯以明之何也由射所以致衆而論士也衆一而後  
說定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使弟子揚觶  
而序黜者三則僅有存者由此觀之以射致衆衆集  
而後論士蓋所從來遠矣詩曰在泮獻囚又曰在泮  
獻馘禮曰受成於學鄭人游于鄉校以議執政或謂  
論政子產毀鄉校何如子產曰不可善者吾行之不善者

吾改之是吾師也孔子聞之謂子產仁人古之取士  
論政者必於學有學而不論政不取士猶無學也學  
莫盛於東漢士數萬人噓枯吹生自三公九卿皆折  
節下之三府辟召常出其口其取士論政可謂近古  
然卒爲黨錮之禍何也曰此王政也王者不作而士  
自以私意行之於下其禍敗固宜 朝廷自慶曆熙

寧紹聖以來三致意於學矣雖荒服郡縣必有學况  
南安江西之南境儒術之士與閩蜀等而太守朝奉  
郎曹侯登以治郡顯聞所至必建學故南安之學甲  
於江西侯仁人也而勇於義其建是學也以身任其

責不擇劇易期於必成士以此感奮不勸而力費於  
官者爲錢九萬三千而助者不貲爲屋百二十間禮  
殿講堂視夫邦君之居凡學之用莫不嚴具又以其  
餘增置廩給食數百人始於紹聖二年之冬而成於  
四年之春學成而侯去今爲潮州軾自海南還過南  
安見聞其事爲詳士旣德侯不已乃具列本末羸糧  
而從軾者三百餘里願紀其實夫學王者事也故首  
以舜之學政告之然舜遠矣不可以庶幾有賢太守  
猶可以爲鄭子產也學者勉之無愧於古人而已建  
中靖國元年三月四日眉山蘇軾書

亦是有綱紀文字

蘇文本尚馳騁而此作尤渙散不肯受約束然惟  
蘇公可耳歐魯集內無此也

宜黃縣學記

古今格

曾

古之人自家至於天子之國皆有學自幼至於長未  
嘗去於學之中學有詩書六藝弦歌洗爵俯仰之容  
升降之節以習其心體耳目手足之舉措又有祭祀  
鄉射養老之禮以習其恭讓進材論獄出兵授捷之  
法以習其從事師友以解其惑勸懲以勉其進戒其  
不率其所以爲具如此而其大要則務使人人學其

性不獨防其邪僻放肆也雖有剛柔緩急之異皆可  
以進之於中而無過不及使其識之明氣之充於其  
心則用之於進退語默之際而無不得其宜臨之以  
禍福死生之故而無足動其意者爲天下之士爲所  
以養其身之備如此則又使知天地事物之變古今  
治亂之理至於損益廢置先後終始之要無所不知  
其在堂戶之上而四海九州之業萬世之策皆得及  
出而履天下之任列百官之中則隨所施爲無不可  
者何則其素所學問然也蓋凡人之起居飲食動作  
之小事至於脩身爲國家天下之大體皆自學出而

無斯須去於教也其動於視聽四支者必使其洽於  
內其謹於初者必使其要於終馴之以自然而待之  
以積久噫何其至也故其俗之成則刑罰措其材之  
成則三公百官得其士其爲法之永則中材可以守  
其入人之深則雖更衰世而不亂爲教之極至此故  
舞天下而人不知其從之豈用力也哉及三代衰聖  
人之制作盡壞千餘年之間學有存者亦非古法人  
之體性之舉動唯其所自肆而臨政治人之方固不  
素講士有聰明朴茂之質而無教養之漸則其材之  
不成夫然蓋以不學未成之材而爲天下之吏又承

衰弊之後而治不教之民嗚呼仁政之所以不行盜賊刑罰之所以積其不以此也歟宋興幾百年矣慶曆三年天子圖當世之務而以學爲先於是天下之學乃得立而方此之時撫州之宜黃猶不能有學士之學者皆相率而寓於州以群聚講習其明年天下之學復廢士亦皆散去而春秋釋奠之事以著於令則常以廟祀孔氏廟廢不復理皇祐元年會令李君詳至始議立學而縣之士某某與其徒皆自以謂得發憤於此莫不相勵而趨爲之故其材不賦而羨匠不發而多其成也積屋之區若干而門序正位講藝

之堂栖士之舍皆足積器之數若干而祀飲寢食之用皆具其像孔氏而下從祭之士皆備其書經史百氏翰林子墨之文章無外求者其相基會作之本末總爲日若干而已何其周且速也只承叙事來當四方學廢之初有司之議固以謂學者人情之所不樂及觀此學之作在其廢學數年之後唯其令之一唱而四境之內嚮應而圖之如恐不及則夫言人之情不樂於學者其果然也歟宜黃之學者固多良士而李君之爲令威行愛立訟清事舉其政又良也夫及良令之時而順其慕學發憤之俗作爲宮室教肄之所以至圖書

器用之須莫不皆有以養其良材之士雖古之去今遠矣然聖人之典籍皆在其言可考其法可求使其相與學而明之禮樂節文之詳固有所不得爲者若夫正心脩身爲國家天下之大務則在其進之而已使一人之行修移之於一家一家之行修移之於鄉鄰族黨則一縣之風俗成人材出矣教化之行道德之歸非遠人也可不勉歟縣之士來請曰願有記故記之十二月某日也

筠州學記

互舉格

曾

周衰先王之迹熄至漢六藝出於秦火之餘士學於

百家之後言道德者矜高遠而遺世用語政理者務卑近而非師古刑名兵家之術則徃於暴詐惟知經者爲善矣又爭爲章句訓詁之學以其私見妄穿鑿爲說故先王之道不明而學者靡然溺於所習當是時能明先王之道者楊雄而已而雄之書世未知好也然士之出於其時者皆勇於自立無苟簡之心其取與進退去就必度於禮義及其已衰而搢紳之徒抗志於強暴之間至於廢錮殺戮而其操愈厲者相望於先後故雖有不軌之臣猶低徊沒世不敢遂其篡奪自此至於魏晉以來其風俗之弊人材之乏久

矣以迄於今士乃有特起於千載之外明先王之道以寤後之學者世雖不能皆知其意而往往好之故習其說者論道德之旨而知應務之非近議從政之體而知法古之非迂不亂於百家不蔽於傳疏其所知者若此此漢之士所不能及然能尊而守之者則未必衆也故樂易惇朴之俗微而詭欺薄惡之習勝其於貧富貴賤之地則養廉遠恥之意少而偷合苟得之行多此俗化之美所以未及於漢也夫所聞或淺而其義甚高與所知有餘而其守不足者其故何哉繇漢之士察舉於鄉閭故不得不篤於自修至於

漸磨之久則果於義者非強而能也今之士選用於文章故不得不篤於所學至於循習之深則得於心者亦不自知其至也由是觀之則上所好下必有甚者焉豈非信歟今漢與今有教化開導之方有序序養成之法則士於學行豈有彼此之偏先後之過乎夫大學之道將欲誠意正心脩身以治其國家天下而必本於先致其知則知者固善之端而人之所難至也以今之士於人所難至者旣幾矣則上之施化莫易於斯時顧所以導之如何爾筠爲州在大江之西其地僻絕當慶曆之初詔天下立學而筠獨不能

應詔州之士以為病至治平三年蓋二十有三年矣始告於知州事尚書都官郎中董君儀董君乃與通判州事國子博士鄭君舊相州之東南得亢爽之地築宮於其上齋祭之室誦講之堂休息之廬至於庖湏庫廩各以序為經始於其春而落成於八月之墜既而來學者常數十百人二君乃以書走京師請記於余余謂二君之於政可謂知所務矣使筠之士相與升降乎其中講先王之遺文以致其知其賢者超然自信而獨立其中材勉焉以待上之教化則是宮之作非獨使夫來者玩思於空言以干世取祿而已故為之著予之所聞者以為記而使歸刻焉

仁宗御飛白記

叙事格

歐

治平四年夏五月余將赴亳假道于汝陰因得閱書於子履之室而雲章爛然輝映日月為之正冠肅容再拜而後敢仰視蓋仁宗皇帝之御飛白也曰此寶文閣之所藏也胡為於子之室乎子履曰曩者天子宴群臣於群玉而賜以飛白余幸得與賜焉予窮於世久矣少不悅於時人流離竄斥十有餘年而得不老死江湖之上者蓋以遭時清明天子嚮學樂育天下之材而不遺一介之賤使得與群賢並遊於儒學



之館而天下無事歲時豐登民物安樂天子優游清閒不邇聲色方與羣臣從容於翰墨之娛而余於斯時竊獲此賜非惟一介之臣之榮遇亦朝廷一時之盛事也予其爲我志之余曰仁宗之德澤涵濡於萬物者四十餘年雖田夫野老之無知猶能悲歌思慕於隴畝之間而况儒臣學士得望清光蒙恩寵登金門而上玉堂者乎於是相與泫然流涕而書之夫玉韞石而珠藏淵其光氣常見於外也故山輝如白虹水變而五色者至寶之所在也今賜書之藏于子室也吾知將有望氣者言榮光起而屬天者必賜書之所在也

御書閣記

互舉格

歐

醴陵縣東二十里有宮曰登真其前有山世傳仙人王喬鍊藥於此唐開元間神仙道家之說興天子爲書六大字賜而揭焉太宗皇帝時詔求天下前世名山異迹而尤好書法聞登真有開元時所賜字甚奇乃取至京師閱焉已而還之又賜御書飛白字使藏焉其後登真天火獨飛白書存康定元年道士彭知一採其私笈以市工材悉復宮之舊建樓若干尺以藏賜書予之故人處士任君爲余言其事來乞文以

志凡十餘請而不懈予所領職方悉掌天下圖書攷圖驗之醴陵老佛之居凡八十而所謂登真者其說皆然乃爲之記夫老與佛之學皆行於世久矣爲其徒者常相訾病若不相容於世二家之說皆見斥於吾儒宜其合勢并力以爲拒守而乃反自相攻惟恐不能相弱者何哉豈其死生性命所持之說相齟而然耶故其代爲興衰各繫於一時之好惡雖善辯者不能合二說而一之至其好大宮室以矜世人則其爲事同焉然而佛能箝人情而鼓以禍福人之趣者常衆而熾老氏獨好言清淨遠去靈僊飛化之術其事冥深不可質究則其爲常以淡泊無爲爲務故凡佛氏之動搖興作爲力甚易而道家非遭人主之好尚不能獨興其間能自力而不廢者豈不賢於其徒者哉知一是已

仁宗皇帝飛白御書記 相形格 太蘇

問世之治亂必觀其人問人之賢不肖必以世考之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合抱之木不生於步仞之丘千金之子不出於三家之市臣嘗逮事 仁宗皇帝其愚不足以測知聖德之所至獨私竊覽觀四十餘年之間左右前後

之人其大者固已光明雋偉深厚雄傑不可窺較而其小者猶能敦朴愷悌靖恭持重號稱長者當是之時天人和同上下懽心才智不同而道德有餘功業難明而福祿無窮升遐以來十有二年若臣若子罔有内外下至深山窮谷老婦稚子外薄四海裔夷君長見當時之人聞當時之事未有不流涕稽首者也此豈獨上之澤歟凡在庭者與存力焉太子少傅安簡王公諱舉正臣不及見其人矣而識其爲人其流風遺俗可得而稱者以世考之也熙寧六年冬以事至姑蘇其子誨出慶曆中所賜公端敏字二飛白筆

一以示臣且謂臣記之將刻石而傳諸世臣官在太常職在太史於法得書且以爲抱烏號之弓不若藏此筆保曲阜之履不若傳此書考追蠹以論音聲不若推點畫以究觀其所用之意存昌歎以追嗜好不若因褒貶以想見其所與之人或藏於名山或流於四方凡所見者皆當聳然而作如望旄頭之塵而聽屬車之音相與勉爲忠厚而恥爲浮薄或由此也夫小題從大處起議論

上清儲祥宮碑

護題格

大蘇

元祐六年六月丙午制詔臣軾上清儲祥宮成當書

其書之石臣軾拜手稽首言曰臣以書命待罪北門  
記事之成職也然臣愚不知宮之所以廢興與凡材  
用之所從出敢昧死請乃命有司具其事以詔臣軾  
始 太宗皇帝以聖文神武佐 太祖定天下既卽  
位盡以 太祖所賜金帛作上清宮朝陽門之內旌  
興玉之功且爲五代兵革之餘遺民赤子請命上帝  
以至道元年正月宮成民不知勞天下頌之至慶曆  
三年十二月有司不戒于火一夕而燼自是爲荆棘  
瓦礫之場凡三十七年元豐二年二月 神宗皇帝  
始命道士王太初居宮之故地以法錄符水爲民禳

禱民趨歸之稍以其力修復祠宇詔用日者言以宮  
之所在爲國家子孫地乃賜名上清儲祥宮且賜度  
牒與佛廟神祠之遺利爲錢一千七百四十七萬又  
以官田十四頃給之刻玉如漢張道陵所用印及所  
被冠佩劍履以賜太初所以寵之者甚備宮未成者  
十八而太初卒 太皇太后聞之喟然歎曰民不可  
勞也兵不可役也大司徒錢不可發也而 先帝之  
意不可以不成乃勅禁中供奉之物務從約損斥賣  
珠玉以巨萬計凡所謂以天下養者悉歸之儲祥積  
會所賜爲錢一萬七千六百二十八萬而宮乃成內

出白金六千三百餘兩以爲香火瓜華之用召道士  
劉應真嗣行太初之法命入內供奉官陳衍典領其  
事起四年之春訖六年之秋爲三門兩廡中大殿三  
旁小殿九鐘經樓二石壇一建齋殿于東以待臨幸  
築道館于西以居其徒凡七百餘間雄麗靖深爲天  
下偉觀而民不知有司不與焉嗚呼其可謂至德也  
已矣臣謹按道家者流本出於黃帝老子其道以清  
淨無爲爲宗以虛明應物爲用以慈儉不爭爲行合  
於周易何思何慮論語仁者靜壽之說如是而已自  
秦漢以來始用方士言乃有飛僊變化之術黃庭大  
洞之法太上天真木公金母之號延康赤明龍漢開  
皇之紀天皇太一紫微北極之祀下至於丹藥奇技  
符籙小數皆歸於道家學者不能必其有無然臣嘗  
竊論之黃帝老子之道本也方士之言末也修其本  
而末自應故仁義不施則韶濩之樂不能以降天神  
忠信不立則射鄉之禮不能以致刑措漢興蓋公治  
黃老而曹參師其言以謂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以  
此爲政天下歌之曰蕭何爲法較若畫一曹參代之  
守而勿失載其清靜民以寧一其後文景之治大率  
依本黃老清心省事薄歛緩獄不言兵而天下富臣

文編卷之五十一  
八記  
觀 上與 太皇太后所以治天下者可謂至矣檢  
身以律物故不怒而威捐利以予民故不藏而富屈  
已以消兵故不戰而勝虚心以觀世故不察而明雖  
黃帝老子其何以加此本既立矣則又惡衣菲食卑  
宮室陋器用斥其贏餘以成此宮上以終 先帝未  
究之志下以爲子孫無疆之福宮成之日民大和會  
鼓舞謳歌聲聞于天天地喜答神祇來格祝史無求  
福祿自至時萬時億永作神主故曰修其本而末自  
應豈不然哉臣既書其事 皇帝若曰大哉 太祖  
之功 太宗之德 神宗之志而聖母成之汝作銘

詩而朕書其首曰卜一清儲祥宮碑臣軾拜手稽首獻  
銘曰

天之蒼蒼正色非耶其視下也亦若斯耶我作上清  
儲祥之宮無以來之其肯我從元祐之政媚于上下  
何修何營曰是四者民懷其仁吏服其廉鬼畏其正  
神予其謙帝旣予民維子之視云何事帝而瘠其子  
允哲 文母以公滅私作宮于柱人初不知於皇  
祖宗在帝左右風馬雲車從帝來狩閱視新宮察民  
之言佑我 文母及其孝孫孝孫來饗左右耆耇無  
競惟人以燕我後多士爲祥 文母所培我膺受之

篤其成材千石之鐘萬石之虞相以銘詩震于四海  
徐泗亳三州節度掌書記廳石記 韓

書記之任亦難矣元戎整齊三軍之士統理所部之  
毗以鎮守邦國贊天子施教化而又外與賓客四鄰  
交其朝覲聘問慰薦祭祀祈祝之文與所部之政三  
軍之號令升黜凡文辭之事皆出書記非閎辨通敏  
兼人之才莫宜居之然皆元戎自辟然後命於天子  
苟其帥之不文則其所辟或不當亦其理宜也南陽  
公自御史大夫亳壽廬三州觀察使授節移鎮徐州  
歷十一年而掌書記者三人其一人曰高陽許孟容

入仕于王朝今爲尚書禮部郎中其一人曰京兆杜  
兼今爲尚書禮部員外郎觀察判官其一人隴西李  
博自前鄉貢進士授秘書省校書郎方爲之南陽公  
文章稱天下其所辟實所謂閎辨通敏兼人之才者  
也後之人苟未知南陽公之文章吾請觀於三君子  
苟未知三君子之文章吾請觀於南陽公可知矣蔚  
乎其相章炳乎其相輝志同而氣合魚川泳而鳥雲  
飛也愈樂是賓主之相得也故請刻石以記之而陷  
置于壁間俾來者得以覽觀焉

辯 藍田縣丞廳壁記

叙事格

韓

丞之職所以貳令於一邑無所不當問其下主簿尉主簿尉乃有分職丞位高而偏例以嫌不可否事文書行吏抱成案詣丞卷其前鉗以左手右手摘紙尾鴈鷺行以進平立視丞曰當署丞涉筆占位署惟謹目吏問可不可吏曰得則退不敢略省漫不知何事官雖尊力勢反出主簿尉下諺數慢必曰丞至以相訾警丞之設豈端使然哉博陵崔斯立種學績文以蓄其有泓涵演迤日大以肆貞元初挾其能戰藝於京師再進再屈于人元和初以前大理評事言得失黜官再轉而為丞茲邑始至喟曰官無卑顧材不足塞職既噤不得施用又喟曰丞哉丞哉余不負丞而丞負余則盡拚去牙角一躡故跡破崖岸而為之丞廳故有記壞漏汚不可讀斯立易桶與瓦墁治壁悉書前任人名氏庭有老槐四行南牆鉅竹千挺儼立若相持水灑灑循除鳴斯立痛掃漑對樹二松日哦其間有問者輒對曰余方有公事于姑去考功郎中知制誥韓愈記

此但說斯立不得盡職更不說起記壁之意亦變體也

洪州新建縣廳壁記

立說格

曾



爲後世之吏得行其志者少矣此仕之所以難也而縣爲最甚何哉凡縣之政無小大令主簿皆獨任而民事委曲當有所操縱緩急不能一斷以法舉法而繩之則其罪固易求也凡有所爲問可不可於州執一而違之則其勢固易撓也其罪易求其勢易撓故爲之者有以得於州然後其濟可幾也不幸其一錙銖與之拂則大者求其罪小者撓其勢將不遺其力矣吏之不能自安豈足道哉縣有不與其擾者乎方是時也而天下之能忘其勢而好惡不妄者鮮矣能忘人之勢而強立不苟者亦鮮矣州負其強以取威

縣憂其弱以求免其習已久其俗已成之後而守正循理以求其得於州其亦不可以必也則仕於此者欲行其志豈非難也哉君子者雖無所處而不安然其於自處也未嘗不擇仕而得擇其自處則縣之事有不敢任者豈可謂過也哉洪州新建自太平興國六年分南昌爲縣至嘉祐三年凡若干年爲令者凡三十有九人而秘書省著作佐郎黃巽公權來爲其令抑豪縱惠下窮守正循理而得濟其志者也公權亦喜其職之行因考次凡爲令者名氏將伐石以書而列置於壁間故予爲之載其行治而因著其爲縣

之難使來者得覽焉

鳳鳴驛記

大蘇

始余丙申歲舉進士過扶風求舍於館人既入不可居而出次於逆旅其後六年爲府從事至數日謁客於館視客之所居與其凡所資用如官府如廟觀如數世富人之宅四方之至者如歸其家皆樂而忘去將去既駕雖馬亦顧其阜而嘶余召館吏而問焉吏曰今太守宋公之所新也自辛丑八月而公始至既至逾月而興功五十有五日而成用夫三萬六千木以根計竹以竿計瓦甃坏釘各以枚計稍以石計者

二十一萬四千七百二十有八而民未始有知者余聞而心善之其明年縣令胡允文具石請書其事余以爲有足書者乃書曰古之君子不擇居而安安則樂樂則喜從事使人而皆喜從事則天下何足治歟後之君子常有所不屑則躁否則惰躁則妄惰則廢既妄且廢則天下之所以不治者常出於此而不足怪今夫宋公計其所歷而累其勤使無齟齬於世則今且何爲矣而猶爲此官哉然而未嘗有不屑之心其治扶風也視其確駘者而安植之求其蒙茸者而疏理之非特傳舍而已事復有小於傳舍者公未嘗

不盡心也嘗食芻豢者難於食菜嘗衣錦者難於衣  
布嘗爲其大者不屑爲其小此天下之通患也詩曰  
愷悌君子民之父母所貴乎愷悌者豈非以其不擇  
居而安安而樂樂而喜從事歟夫修傳舍誠無足書  
者以傳舍之修而見公之不擇居而安安而樂樂而  
喜從事者則是真足書也

永州鐵爐步志

推類格

柳

轉處妙  
江之滸凡舟可縻而上下者曰步永州北郭有步曰  
鐵爐步余乘舟來居九年往來求其所以爲鐵爐者  
無有問之人曰蓋嘗有鍛鐵者居其人去而爐毀者

不知年矣獨有其號冒而存余曰嘻世固有事去名  
存而冒焉若是耶步之人曰子何獨怪是今世有負  
其姓而立於天下者曰吾門大他不我敵也問其位  
與德曰久矣其先也然而彼猶曰我大世亦曰某氏  
大其冒於號有以異於茲步者乎向使有聞茲步之  
號而不足釜錡錢罇刀鋏者懷價而來能有得其欲  
乎則求位與德於彼其不可得亦猶是也位存焉而  
德無有猶足以大其門然且樂爲之下子胡不怪彼  
而獨怪於是大者桀冒禹紂冒湯幽厲冒文武以傲  
天下由不推知其本而姑大其故號以至於敗爲世

笑僂斯可以甚懼若求茲步之實而不得釜錡錢鏹  
刀鈇者則去而之他又何害乎予之驚於是末矣余  
以爲古有太史觀民風采民言若是者則有得矣嘉  
其言可采書以爲志

全義縣復北門記

推類格

柳

此文亦自奇

賢者之興而愚者之廢廢而復之爲是習而循之爲  
非恒人且猶知之不足乎列也然而復其事必由乎  
賢者推是類以從於政其事可少哉賢莫大於成功  
愚莫大於恠且誣桂之中嶺而邑者曰全義衛公城  
之南越以平盧遵爲全義視其城塞北門鑿他雉以

出問之其門人曰餘百年矣或曰巫言是不利於令  
故塞之或曰以賓旅之多有懼竭其餼饋者欲廻其  
途故塞之遵曰是非恠且誣歟賢者之作思利乎人  
反是罪也余其復之詢于羣吏羣吏叶厥謀上于大  
府大府以俞邑人便焉謹舞里閭居者思正其家行  
者樂出其塗由是道以廢邪用賢棄愚推以革物宜  
民之蘇若是而不列殆非孔子徒也爲之記云

小題自作議論

桂州新城記

補題格

王

儂智高反南方出入十有二州十有二州之守吏或

死或不死而無一人能守其州者豈其材皆不足歟  
蓋夫城郭之不設甲兵之不戒雖有智勇猶不能以  
勝一日之變也唯天子亦以爲任其罪者不獨守吏  
故特推恩褒廣死節而一切貸其失職於是遂推選  
士大夫所論以爲能者付之經略而今尚書戶部侍郎  
余公靖當廣西焉寇平之明年蠻越輯和乃大城  
桂州其方六里其木甃瓦石之材以枚數之至四百  
萬有奇用人之力以工數之至五十餘萬凡所以守  
之具無一求而有不給者焉以以至和元年八月始作  
而以二年之六月成夫其爲役亦大矣蓋公之信於

民也久而費之欲以衛其財勞之欲以休其力以故  
爲是有大費與大勞而人莫或以爲勤也古者君臣  
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禮失則夷狄橫而窺中國方  
是時中國非無城郭也卒以陵夷毀頓陷滅而不揀  
然則城郭者先王有之而非所以恃而爲存也及至  
喟然覺悟興起舊政則城郭之修也又嘗不敢以爲  
後蓋有其患而圖之無其具有其具而守之非其人  
有其人而治之無其法能以久存而無敗者皆未之  
聞也故文王之興也有四夷之難則城于朔方而以  
南仲宣王之起也有諸侯之患則城于東方而以仲

山甫此二臣之德協于其君於爲國之本末與其所先後可謂知之矣慮之以悄悄之勞而發赫赫之名承之以翼翼之勤而續明明之功卒所以攘戎夷而中國以全安者蓋其君臣如此而守衛之有其具也今余公亦以文武之材當明天子承平日久欲補弊立廢之時鎮撫一方修扞其民其勤於今與周之有南仲仲山甫蓋等矣是宜有紀也故其將吏相與謀而來取文將刻之城隅而以告後之人焉至和二年九月丙辰郡牧判官太常博士王某記

但爲築城作記而歸之根本上說此是大議論

### 錢塘六井記

大蘇

潮水避錢塘而東擊西陵所從來遠矣沮洳斥鹵化爲桑麻之區而久乃爲城邑聚落凡今州之平陸皆江之故地其水苦惡惟負山鑿井乃得甘泉而所及不廣唐宰相李公長源始作六井引西湖水以足民用其後刺史白公樂天治湖浚井刻石湖上至于今賴之始長源六井其最大者在清湖中爲相國井其西爲西井少西而北爲金牛池又北而西附城爲方井爲白龜池又北而東至錢塘縣治之南爲小方井而金牛之廢久矣嘉祐中太守沈公文通又於六井

之南絕河而東至美俗坊爲南井出湧金門並湖而  
北有水閘三注以石溝貫城而東者南井相國方井  
之所從出也若西井則相國之派別者也而白龜池  
小方井皆爲匿溝湖底無所用閘此六井之大略也  
熙寧五年秋太守陳公述古始至問民之所病皆曰  
六井不治民不給於水南井溝庳而井高水行地中  
率常不應公曰嘻甚矣吾在此可使民求水而不得  
乎乃命僧仲文子珪辦其事仲文子珪又引其徒如  
正思坦以自助凡出力以佐官者二十餘人於是發  
溝易甃完緝罅漏而相國之水大至坎滿溢流南注

于河千艘更載瞬息百斛以方井爲近於濁惡而遷  
之少西不能五步而得其故基父老驚曰此古方井  
也民李甲遷之於此六十年矣疏涌金池爲上中下  
使澣衣浴馬不及於上池而列二閘於門外其一赴  
三池而決之河其一納之石檻比竹爲五管以出之  
並河而東絕三橋以入于石溝注于南井水之所從  
來高則南井常厭水矣凡爲水閘四皆垣墻高鏽以  
護之明年春六井畢修而歲適大旱自江淮至浙右  
井皆竭民至以罌缶貯水相餉如酒醴而錢塘之民  
肩足所任舟楫所及南出龍山北至長河鹽官海上

皆以飲牛馬給沐浴方是時汲者皆誦佛以祝公余以爲水者人之所甚急而旱至於井竭非歲之所常有也以其不常有而忽其所甚急此天下之通患也豈獨水哉故詳其語以告後之人使雖至於久遠廢壞而猶有考也

### 石鐘山記

大蘇

水經云彭蠡之口有石鐘山焉酈元以爲下臨深潭微風鼓浪水石相搏聲如洪鐘是說也人嘗疑之今以鐘磬置水中雖大風浪不能鳴也而況石乎至唐李渤始訪其遺蹤得雙石於潭上扣而聆之南聲

胡北音清越枹止響騰餘韻徐歇自以爲得之矣然是說也余尤疑之石之鏗然有聲者所在皆是也而此獨以鐘名何哉元豐七年六月丁丑余自齊安舟行適臨汝而長子邁將赴饒之德興尉送之至湖口因得觀所謂石鐘者寺僧使小童持斧於亂石間擇其一二扣之摐摐焉余固笑而不信也至莫夜月明獨與邁乘小舟至絕壁下大石側立千尺如猛獸奇鬼森然欲搏人而山上栖鶴聞人聲亦驚起磔磔雲霄間又有若老人欬且笑於山谷中者或曰此鶴鶴也余方心動欲還而大聲發於水上噌吰如鐘鼓不



絕舟人大恐徐而察之則山下皆石穴罅不知其淺深微波入焉涵澹澎湃而爲此也舟廻至兩山間將入港口有大石當中流可坐百人空中而多竅與風水相吞吐有窾坎鏗鞳之聲與向之噌吰者相應如樂作焉因笑謂邁曰汝識之乎噌吰者周景王之無射也窾坎鏗鞳者魏獻子之歌鐘也古之人不余欺也事不目見耳聞而臆斷其有無可乎酈元之所見聞殆與余同而言之不詳士大夫終不肯以小舟夜泊絕壁之下故莫能知而漁工水師雖知而不能言此世所以不傳也而陋者乃以斧斤考擊而求之自以爲得其實余是以記之蓋歎酈元之簡而笑李渤之陋也

零陵郡復乳穴記

叙事格

柳

石鍾乳餌之最良者也楚越之山多產焉于連干韶者獨名於世連之人告盡焉者五載矣以貢則買諸他部今刺史崔公至逾月穴人來以乳復告邦人悅是祥也雜然謠曰曠之熙熙崔公之來公化所徹土石蒙烈以爲不信起視乳穴穴人笑之曰是惡知所謂祥耶嚮吾以刺史之貪戾嗜利徒吾役而不吾貸也吾是以病而給焉今吾刺史令明而志潔先賴而

後力欺誣屏息信順休洽吾以是誠告焉且夫乳穴  
必在深山窮林冰雪之所儲豺虎之所廬由而入者  
觸昏霧扞龍蛇束火以知其物縻繩以志其返其勤  
若是出又不得吾直吾用是安得不以盡告今而乃  
誠吾告故也何祥之為士聞之曰謠者之祥也乃其  
所謂怪者也笑者之非祥也乃其所謂真祥者也君  
子之祥也以政不以怪誠乎物而信乎道人樂用命  
熙熙然以效其有斯其為政也而獨非祥也歟

叙事奇而束處有力

脫灑  
此亦變格

莊子祠堂記

護題格

大蘇

莊子蒙人也嘗為蒙漆園吏沒千餘歲而蒙未有祀  
之者縣令秘書丞王兢始作祠堂求文以為記謹按  
史記莊子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闕然  
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  
言也作漁父盜蹠胠篋以詆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  
之術此知莊子之粗者余以取善為莊生解脫非大筆力不到此為莊子蓋助孔子者要  
不可以為法耳楚公子微服出亡而門者難之其僕  
操箠而罵曰隸也不力門者出之事固有倒行而逆  
施者以僕為不愛公子則不可以為事公子之法亦  
不可故莊子之言皆實予而文不予陽擠而陰助之

其正言蓋無幾至於詆訾孔子未嘗不微見其意其論天下道術自墨翟禽滑釐彭蒙慎到田駢閔尹老聃之徒以至於其身皆以爲一家而孔子不與其尊之也至矣然余嘗疑盜蹠漁父則若真詆孔子者至於讓王說劍皆淺陋不入於道反復觀之得其寓言之意終曰陽子居西遊於秦遇老子老子曰而睢睢而盱盱而誰與居太白若辱盛德若不足陽子居楚然變容其往也舍者將迎其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竈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去其讓王說劍漁父盜蹠四篇以合於列禦寇之篇曰列禦

寇之齊中道而反曰吾驚焉吾食於十漿而五漿先餽然後悟而笑曰是固一章也莊子之言未終而昧者勦之以入其言余不可以不辨凡分章名篇皆出於世俗非莊子本意

李太白碑陰記

大蘇

論辨

李太白狂士也又嘗失節於永王璘此豈濟世之人哉而畢文簡公以王佐期之不亦過乎曰士固有大言而無實虛名不適於用者然不可以此料天下之士士以氣爲主方高力士用事公卿大夫爭事之而太白使脫靴殿上固已氣蓋天下矣使之得志必不

肯附權倖以取容其肯從君於昏乎夏侯湛贊東方  
生云開濟明豁包含宏大陵轢卿相嘲哂豪傑籠罩  
靡前路籍貴勢出不休顯賤不憂戚戲萬乘若僚友  
視傳列如草芥雄節邁倫高氣蓋世可謂拔乎其萃  
遊方之外者也吾於太白亦云太白之從永王璘當  
由迫脅不然璘之狂肆寢陋雖庸人知其必敗也太  
白識郭子儀之爲人傑而不能知璘之無成此理之  
必不然者也吾不可以不辨

齊州閔子廟記

發題格

小蘇

歷城之東五里有丘焉曰閔子之墓墳而不廟秩祀

不至邦人不寧守土之吏有將舉焉而不克者熙寧  
七年天章閣待制右諫議大夫濮陽李公來守濟南  
越明年政修事治邦之耆老相與來告曰此邦之舊  
有如閔子而不廟食豈不大闕公唯不知苟知之其  
有不飭公曰噫信其可以緩於是鳩工爲祠堂且使  
春秋修其常事堂成具三獻焉籩豆有列儻相有位  
百年之廢一日而舉學士大夫觀禮祠下咨嗟涕洟  
有言曰惟夫子生於亂世周流齊魯宋衛之間無所  
不仕其弟子之高第亦咸仕於諸國宰我仕齊子貢  
冉有子游仕魯季路仕衛子夏仕魏弟子之仕者亦

衆矣然其稱德行者四人獨仲弓常爲季氏宰其上

三人皆未嘗仕季氏嘗欲以閔子爲費宰閔子辭曰

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且以夫子之賢猶不

以仕爲汙也而三子之不仕獨何歟言未卒有應者

曰子獨不見夫適東海者乎望之茫洋不知其邊卽

之汙漫不測其深其舟如蔽天之山其帆如浮空之

雲然後履風濤而不僨觸蛟蜃而不驚若夫以江河

之舟楫而跨東海之灘則亦十里而返百里而溺不

足以經萬里之害矣方周之衰禮樂崩弛天下大壞

而有欲救之譬如涉海有甚焉者今夫夫子之不願

而仕則其舟楫足恃也諸子之汲汲而忘返蓋亦在

陋舟而將試焉則亦隨其力之所及而已矣若夫三

子願爲夫子而未能下顧諸子而以爲不足爲也是

以止而有待夫子嘗曰世之學柳下惠者未有若魯

獨居之男子吾於三子亦云衆曰然退而書之遂刻

於石

徐孺子祠堂記

曾

漢自元興以後政出宦者小人挾其威福相煽爲惡

中材顧望不知所爲漢旣失其操柄紀綱大壞然在

位公卿大夫多豪傑特起之士相與發憤同心直道

文編卷之五十五

正言分別是非白黑不少屈其意至於不容而織羅  
鉤黨之獄起其執彌堅而其行彌厲志雖不就而忠  
有餘故及其既沒而漢亦以亡當是之時天下聞其  
風慕其義者人人感慨奮激至於解印綬棄家族骨  
肉相勉趨死而不避百餘年間擅强大覲非望者相  
屬皆逡巡而不敢發漢能以亡為存蓋其力也孺子  
於時豫章太守陳蕃太尉黃瓊辟皆不就舉有道拜  
太原太守安車備禮召皆不至蓋忘已以為人與獨  
善於隱約其操雖殊其志於仁一也在位士大夫抗  
其節於亂世不以死生動其心異於懷祿之臣遠矣

然而不屑去者義在於濟物故也孺子嘗謂郭林宗  
曰大木將顛非一繩所維何為栖栖不遑寧處心其  
意亦非自足於丘壑遺世而不顧者也孔子稱顏回  
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孟子亦稱孔  
子可以進則進可以止則止乃所願則學孔子而易  
於君子小人消長進退擇所宜處未嘗不惟其時則  
見其不可而止此孺子之所以未能以此而易彼也  
孺子姓徐名樛孺子其字也豫章南昌人按圖記章  
水北徑南昌城西歷白杜其西有孺子墓又北歷南  
塘其東為湖湖南小洲上有孺子宅號孺子臺吳嘉

禾中太守徐熙於孺子墓隧種松太守謝景於墓側  
立碑晉永安中太守夏侯嵩於碑傍立思賢亭世世  
修治至拓跋魏時謂之聘君亭今亭尚存而湖南小  
洲世不知其嘗爲孺子宅又嘗爲臺也余爲太守之  
明年始卽其處結茅爲堂圖孺子像祠以中牢率州  
之賓屬拜焉漢至今且千歲富貴湮滅者不可稱數  
孺子不出閭巷獨稱思至今則世之欲以智力取勝  
者非惑歟孺子墓失其地而臺幸可考而知祠之所  
以示邦人以尚德并采其出處之意爲記焉

此篇三段第一段叙黨錮諸賢及孺子事第二段

在入者而聽於神其可也謂神之爲理者信然則過  
矣蔽生於智之不周而過生於其所惑也閩州於蜀  
爲巴西郡蜀車騎將軍領司隸校尉西鄉張侯名飛  
宇益德嘗守是州州之東有張侯之塚至今千有餘  
年而廟祀不廢每歲大旱禱雨輒應嘉祐中比數歲  
連熟閩人以謂張侯之賜也乃相與率錢治其廟舍  
大而新之始侯以智勇爲將號萬人敵當蜀之初與  
魏將張郃相距於此能破郃軍以安此土可謂功施  
於人矣其沒也又能澤而賜之則其食於閩人不得  
而廢也豈非宜哉知州事尚書職方員外郎李君獻

文編卷之五十五  
卿字材叔以書來曰其爲我書之材叔好古君子也  
乃爲之書而以予之所聞於古者告之

撫州顏魯公祠堂記

曾

贈司徒魯郡顏公諱真卿事唐爲太子太師與其從  
父兄杲卿皆有大節以死至今雖小夫婦人皆知公  
之爲烈也初公以忤揚國忠斥爲平原太守策安祿  
山必反爲之備祿山旣舉兵公與常山太守杲卿伐  
其後賊之不能直窺潼關以公與杲卿撓其勢也在  
肅宗時數正言宰相不悅斥去之又爲御史唐旻所  
搆連輒斥李輔國遷太上皇居西宮公首率百官請

比論二事第三段叙作亭

閩州張侯廟記

立說格

曾

事嘗蔽於其智之不周而辨常過於所惑智足以周  
於事而辨至於不惑則理之微妙皆足以盡之今夫  
推測灼龜審於夢寐其爲事至淺世常尊而用之未  
之有改也坊墉道路馬虺貓虎之靈其爲類至細世  
常嚴而事之未之有廢也水旱之災日月之變與夫  
兵師疾癘昆蟲鼠豕之害凡一懸之作世常有祈有  
報未之有止也金滕之書雲漢之詩其意可謂至而  
其辭可謂盡矣夫精神之極其叩之無端其測之甚

有力



難而尊而信之如此其備者皆聖人之法何也彼有  
接於物者存乎自然世既不得而無則聖人固不得  
而廢之亦理之自然也聖人者豈用其聰明哉蓋因  
於理之自然而已其智足以周於事而其辨足以不  
惑則理之微妙皆足以盡之也故古之有爲於天下  
者盡已之智而聽於人盡人之智而聽於神未有能  
廢其一也書曰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  
協從所謂盡已之智而聽於人盡人之智而聽於神  
也繇是觀之則荀卿之言以謂雩筮救日小人以為  
神者以疾夫世之不盡乎在已者而聽於人不盡乎

問起居又輒斥代宗時與元載爭論是非載欲有所  
壅蔽公極論之又輒斥楊炎盧杞旣相德宗益惡公  
所爲連斥之猶不滿意李希烈陷汝州杞卽以公使  
希烈希烈初慙其言後卒縊公以死是時公年七十  
又七矣天寶之際久不見兵祿山旣反天下莫不震  
動公獨以區區平原遂折其鋒四方聞之爭奮而起  
唐卒以振者公爲之倡也當公之開玉門同日歸公  
者十七郡得兵二十餘萬繇此觀之苟順且誠天下  
從之矣自此至公沒垂三十年小人繼續任政天下  
日入於敝大盜繼起天子輒出避之唐之在朝臣多

畏怯觀望能居其間一忤於世失所而不自悔者寡矣至再三忤於世失所而不自悔者蓋未有也若至於起且仆以至於七八遂死而不自悔者則天下一人而已若公是也公之學問文章往往雜於神仙浮屠之說不皆合於理及其奮然自立能至於此者蓋天性然也故公之能處其死不足以觀公之大何則及至於勢窮義有不得不死雖中人可勉焉况公之自信也歟惟歷忤大奸顛跌撼頓至於七八而始終不以死生禍福爲秋毫顧慮非篤於道者不能如此此足以觀公之大也夫世之治亂不同而士之去就

亦異若伯夷之清伊尹之任孔子之時彼各有義夫旣自比於古之任者矣乃欲睠顧回隱以市於世其可乎故孔子惡鄙夫不可以事君而多殺身以成仁者若公非孔子所謂仁者歟今天子至和三年尚書都官郎中知撫州聶君厚載尚書屯田員外郎通判撫州林君慥相與慕公之烈以公之嘗爲此邦也遂爲堂而祠之旣成二君過予之家而告之曰願有述夫公之赫赫不可蓋者固不繫於祠之有無蓋人之向往之不足者非祠則無以致其至也聞其烈足以感人况拜其祠而親炙之者歟今州縣之政非法令

所及者世不復議二君獨能追公之節尊而事之以風示當世爲法令之所不及是可謂有志者也

此文三段第一段叙事第二段議論第三段叙立祠之事叙事議論處皆以捍賊忤奸分作兩項而混成一片絕無痕跡此是可法處

歐公王彥章記亦以忠節善戰分作兩項而不見痕跡

王彥章之忠則略之而獨言其善出奇顏魯公之捍賊則略之而獨言其忤奸而不悔此是文之微顯闡幽處

王彥章畫像記

片段格

歐

太師王公諱彥章字子明鄆州壽張人也事梁爲宣義軍節度使以身死國葬於鄭州之管城晉天福二年始贈太師公在梁以智勇聞梁晉之爭數百戰其爲勇將多矣而晉人獨畏彥章自乾化後常與晉戰屢困莊宗於河上及梁末年小人趙巖等用事梁之大臣老将多以讒不見信皆怒而有怠心而梁亦盡失河北事勢已去諸將多懷顧望獨公奮然自必不少屈懈志雖不就卒死以忠公旣死而梁亦亡矣悲夫五代終始纔五十年而更十有三君五易國而八

姓士之不幸而出乎其時能不汗其身得全其節者  
 鮮矣論公本武人不知書其語質平生嘗謂人曰豹死  
 留皮人死留名蓋其義勇忠信出於天性而然予於  
 五代書竊有善善惡惡之志至於公傳未嘗不感憤  
 歎息惜乎舊史挿入一段殘略不能備公之事康定元年予以  
 節度判官來此求於滑人得公之孫睿所錄家傳頗  
 多於舊史其記德勝之戰尤詳又言敬翔怒末帝不  
 肯用公欲自經於帝前公因用笏畫山川為御史彈  
 而見廢又言公五子其二同公死節此皆舊史無之  
 又云公在滑以讒自歸於京師而史云召之是時梁

兵盡屬段凝京師羸兵不滿數千公得保鑾五百人  
 之鄆州以力寡敗於中都而史云將五千以往者亦  
 皆非也公之攻德勝也初受命於帝前期以三日破  
 敵梁之將相聞者皆竊笑及破南城果三日是時莊  
 宗在魏聞公復用料公必速攻自魏馳馬來救已不  
 及矣莊宗之善料公之善出奇何其神哉今國家罷  
 兵四十年一旦元昊反敗軍殺將連四五年而攻守  
 之計至今未決予嘗獨持用奇取勝之議而歎邊將  
 屢失其機時人聞予說者或笑以為狂或忽若不聞  
 雖予亦惑不能自信及讀公家傳至於德勝之捷乃

知古之名將必出於奇然後能勝然非審於爲計者不能出奇奇在速速在果此天下偉男子之所爲非拘牽常筭之士可到也每讀其傳未嘗不想見其人後二年予復來通判州事歲之正月過俗所謂鐵槍寺者又得公畫像而拜焉歲久磨滅隱隱可見亟命工完理之而不敢有加焉懼失其真也公善用槍當時號王鐵槍公死已百年至今俗猶以名其寺童兒牧豎皆知王鐵槍之爲良將也一槍之勇同時豈無而公獨不朽者豈其忠義之節使然歟畫已百餘年矣完之復可百年然公之不泯者不繫乎畫之存不

存也而予尤區區如此者蓋其希慕之至焉耳讀其書尚想乎其人况得拜其像識其面目不忍見其壞也畫旣完因書予所得者于後而歸其人使藏之此篇凡五段第一段是總叙其畧第二段是言其能全節第三段是辨其事第四段是言其善出奇第五段是寺中畫像之事

張益州畫像記

解題格

老蘇

至和元年秋蜀人傳言有寇至邊軍夜呼野無居人妖言流聞京師震驚方命擇帥天子曰毋養亂毋助變衆言朋與朕志自定外亂不作變且中起不可

以文令又不可以武競惟朕一二大吏孰爲能處茲  
文武之間其命往撫朕師乃惟曰張公方平其人  
天子曰然公以親辭不可遂行冬十一月至蜀至之  
日歸屯軍徹守備使謂郡縣寇來在吾無爾勞苦明  
年正月朔旦蜀人相慶如他日遂以無事又明年正  
月相告留公像于淨衆寺公不能禁眉陽蘇洵言於  
衆曰未亂易治也旣亂易治也有亂之萌無亂之形  
是謂將亂將亂難治不可以有亂急亦不可以無亂  
弛是惟元年之秋如器之欹未墜於地惟爾張公安  
坐於其旁顏色不變徐起而正之旣正油然而退無

論容爲

天子牧小民不倦惟爾張公爾繫以生惟  
爾父母且公嘗爲我言民無常性惟上所待人皆曰  
蜀人多變於是待之以待盜賊之意而繩之以繩盜  
賊之法重足屏息之民而以礎斧令於是民始忍以  
其父母妻子之所仰賴之身而棄之於盜賊故每每  
大亂夫約之以禮驅之以法惟蜀人爲易至於急之  
而生變雖齊魯亦然吾以齊魯待蜀人而蜀人亦自  
以齊魯之人待其身若夫肆意於法律之外以威劫  
齊民吾不忍爲也嗚呼愛蜀人之深待蜀人之厚自  
公而前吾未始見也皆再拜稽首曰然蘇洵又曰公

文編卷之五十五  
四十一  
之恩在爾心爾死在爾子孫其功業在史官無以像  
爲也且公意不欲如何皆曰公則何事於斯雖然於  
我心有不釋焉今夫平居聞一善必問其人之姓名  
與其鄉里之所在以至於其長短大小美惡之狀甚  
者或誌其平生所嗜好以想見其爲人而史官亦書  
之於其傳意使天下之人思之於心則存之於日存  
之於目故其思之於心也固由此觀之像亦不爲無  
助蘇洵無以誌遂爲之記公南京人爲人慷慨有大  
節以度量雄天下天下有大事公可屬系之以詩曰  
天子在祚歲在甲午西人傳言有寇在垣庭有武臣

謀夫如雲天子曰嘻命我張公公來自東旗纛舒舒  
西人聚觀于巷于塗謂公暨暨公來于于公謂西人  
安爾室家無敢或訛訛言不祥往卽爾常春爾條桑  
秋爾滌場西人稽首公我父兄公在西園草木駢駢  
公宴其僚伐鼓淵淵西人來觀祝公萬年有女娟娟  
閨闈閑閑有童哇哇亦旣能言昔公未來期汝棄捐  
禾麻芑芑倉庾崇崇嗟我婦子樂此歲豐公在朝  
廷天子股肱天子曰歸公敢不承作堂嚴嚴有  
廡有庭公像在中朝服冠纓西人相告無敢逸荒公  
歸京師公像在堂

此文二段叙事二項議論二項

道州毀鼻亭神記

叙事格

柳

鼻亭神象祠也不知何自始立因而勿除完而恒新相傳且千歲元和九年河東薛公由刑部郎中刺道州除穢革邪敷和下州之罷人去亂卽治變呻爲謠若痿而起若矇而瞭騰踴相視謹愛克順旣底于理公乃考民風披地圖得是祠駭曰象之道以爲子則傲以爲弟則賊君有鼻而天子之吏實理以惡德而專世祀殆非化吾人之意哉命亟去之於是撤其屋墟其地沉其主於江公又懼楚俗之尚鬼而難諭

也乃徧告于人曰吾聞鬼神不歆非類又曰淫祀無福凡天子命刺史于下非以專土疆督貨賄而已蓋將教孝悌去奇邪俾斯人敦忠睦友祗肅信讓以順于道吾之斥是祠也以明教也苟離于正雖千載之違吾得而更之况今茲乎苟有不善雖異代之鬼吾得而攘之况斯人乎州民旣諭相與歌曰我有耆老公燠其肌我有病癘公起其羸髻童之噐公實智之鰥孤孔艱公實遂之孰尊惡德遠矣自古孰羨淫昏俾我斯瞽千歲之冥公闢其戶我子洎孫延世有慕宗元時謫永州邇公之邦聞其歌詩以爲古道罕用



賴公而存斥一祠而二教興焉明罰行于鬼神愷悌  
達于蠻夷不惟禁淫祀黜非類而已願爲記以刻山  
石俾知教之首

樊侯廟災記

累棋格

歐

鄭之盜有入樊侯廟刳神象之腹者旣而大風雨雹  
近鄭之田麥苗皆死人咸駭曰侯怒而爲之也余謂  
樊侯本以屠狗立軍功佐沛公至成皇帝位爲列侯  
邑食舞陽剖符傳封與漢長久禮所謂有功德於民  
則祀之者歟舞陽距鄭旣不遠又漢楚常苦戰滎陽  
涼索間亦侯平生提戈斬級所立功處故廟而食之

宜矣方侯之參乘沛公事危鴻門振目一顧使羽失  
氣其勇力足有過人者故後世言雄武稱樊將軍宜  
其聰明正直有遺靈矣然當盜之刳刃腹中獨不能  
保其心腹腎腸哉而反貽怒於無罪之民以騁其恣  
睢何哉豈生能萬人敵而死不能庇一躬邪豈其靈  
不神於禦盜而反神於平民以駭其耳目邪風霆雨  
雹天之所以震耀威罰有司者而侯又得以濫用之  
邪蓋聞陰陽之氣怒則薄而爲風霆其不和之甚者  
凝結而爲雹方今歲且久旱伏陰不興壯陽剛燥疑  
有不和而凝結者豈其適會民之自災也邪不然則

暗鳴叱咤使風馳霆擊則侯之威靈暴矣哉  
文不過三數百字而十餘轉摺愈出愈奇文之最  
妙者也

文編卷之五十五

終

